



2.44  
2

[俄国]普希金 著 智量 译

# 上尉的女儿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

# 上尉的女儿

[俄国]普希金 著  
智量 译



译林出版社

# 译林

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书 名 上尉的女儿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作 者 (俄国)亚·谢·普希金

A. C. Пушкин

译 者 智 量

责任编辑 陈耀芬

原文出版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Пушкина в 10 томах, изданное Академией  
Наук 1950г.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高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625

插 页 9

字 数 116 千

版 次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517-1/I·273

定 价 (平装本)8.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 序

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学的兴盛，往往是诗歌在前，小说在后。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于一个较短的时期中，而有时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欧洲古希腊诗歌的发达，为中世纪叙事文学的出现以及后来小说的繁荣作了艺术上的准备；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和这以前的诗歌，都为十七至十九世纪小说的崛起打下基础；中国唐宋元诗词曲的发展，是明清小说发展的前提。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俄国古代文学在十七、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其成就主要在诗歌上。普希金（一七九九——一八三七）以百川归海之气势，继承了俄国以及欧洲文学的传统，为俄国诗歌制定了从语言到格律的一整套体系，使之达到美的顶峰。这时，俄国进入需要小说的时代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有历史眼光的文学巨匠又毅然而光荣地承担了创造俄国小说这个重要的任务。普希金晚期这种从诗歌向小说的转移，体现了俄国文学向更为广阔深入的领域进军。高尔基说，俄国散文是从普希金开始的，这话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世界文学史上少有这样的作家：集两个文学时代的成就和伟业于一身。普希金正是这样。了解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认识这一点。

作为诗人、戏剧家，普希金一生创作近千首抒情诗，十几部长诗，几个剧本；而作为小说家，从一八二七年起他又连续创作了《彼得大帝的黑奴》（一八二七），《别尔金小说集》（一八三〇，包括《射击》，《暴风雪》，《棺材匠》，《村姑小姐》和《驿站长》五个短篇），《戈留兴诺村史》（一八三一），《杜布罗夫斯基》（一八三三），《黑桃皇

后》(一八三四)以及《上尉的女儿》(一八三六)等篇篇精彩的小说。了解这一情况后,我们应当改变过去的一种印象:似乎普希金只是一位诗人。他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开来继往的、划时代的小说家。

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小说创作以及一生全部创作中最后的一部。这又是文学史上的一首“天鹅之歌”。《上尉的女儿》与《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两部小说与诗歌的不朽之作,共同成为普希金天才和业绩的辉煌标帜。俄国文学的十九世纪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小说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如果缺少了这个民族在这个世纪中的小说成就,将大为失色。而莱蒙托夫、果戈里、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小说大师,无不是从普希金和他的《上尉的女儿》走来的。

我们有必要强调地指出,普希金晚期从主要写诗转向主要写小说,这并不是偶然的转变。在《叶甫盖尼·奥涅金》感人至深的那些“抒情插笔”中,作者曾两次情不自禁地说过,他不再写诗,而要去写散文体小说(见该诗第三章十三节及第六章四十三节)。作家创作倾向中的这种变化,如前所述,标志着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阶段性变化,而更加可贵的是,作家是在自觉地、有意识地实行这种转变,是他高瞻远瞩地看见了时代的需要和文学的进程,主动地以自己的实践引导俄国文学向前进。普希金作为俄国文学之父,其伟大之处,正体现在这种地方。

《上尉的女儿》结构匀称,布局周密,情节曲折,语言质朴而优美,叙述上更是简洁、明净、清澈、凝练。这部小说为后来的俄国小说定下了格局,树立了典范。难怪果戈里会说,和《上尉的女儿》相比,他的以及他所读到的那些俄国小说都只是“一碗油腻的菜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尉的女儿》的简洁特点。全书不过八万余

字,却能全面深入地写出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矛盾斗争,而且生动真实地塑造了一系列属于社会各阶层的各有特征的人物形象。作品毫无任何枝蔓,它通体完整、匀称。它叙述得简洁而不令人有概略感,反而觉得具体而真实。比如,我们几乎读不到什么有关男女主人公格利尼奥夫与玛丽娅恋爱过程的描写,然而我们却感到这一对情人的接近和契合是自然而然的。作品在第四章中,已经让格利尼奥夫和施瓦布林为爱情而进行决斗了;而在第六、七章,全书刚刚才写了三万多字,已经展开了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广阔画面。在对风景、人物、性格、心理、事件过程的描写上,这部作品往往都是只用二三百字的叙述便能够构成一种生动活跃的场景和印象。比如,第二章中描写草原上天气变化的一节:“……而这时,风愈来愈大,那朵小云变成白色的浓云,正沉沉地涌起、增多,逐渐布满天空,飘起了细小的雪花——而忽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了。风在呼啸,雪暴来临了。顷刻间黝黑的天空跟雪的海洋混搅在一起。万物都消失不见了……。”短短一百来字,便写出了一场暴风雪的到来。如果放在其他作者的笔下,很可能要有几千字的描述。《上尉的女儿》的这种简洁明快的文风,令人当然会想起普希金的诗歌,这实际上是诗歌语言在散文中的运用。俄国小说从开始发展时,便有了这种简洁的根基,难怪后来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大师,都拥有简洁的本领。即使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长于写宏篇巨制的小说大家,在他们对每一个情节事件的具体处理与描述上,也都体现了这种本领。

读这本小说时,请读者留意它的形象体系和人物配置。书名是《上尉的女儿》,但玛莎本人并不是描绘的重点,男主人公格里尼奥夫是情节线索的联结者,但也不是作品中诸多人物形象的核心。这部作品通过他们二人的这场奇遇性的恋爱,所要展示和歌颂的

是俄罗斯人民。作者在小说中，竭力地描写了一系列普通人的形象。这里有下层军官米罗诺夫上尉，他的妻子瓦西丽莎，女儿玛莎，格利尼奥夫的忠实仆人萨维里奇，那个被人割掉耳朵舌头的老巴什基尔人，以及作者略略写到的普加乔夫叛军和白山要塞中的许多下层群众。主人公格利尼奥夫本人虽是贵族出身，实际上也属于普通人一类。他们都是平凡的俄罗斯人，他们代表着俄罗斯民族，在普希金笔下，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的忠厚而善良。从作品中的这些形象来看，《上尉的女儿》可以说是一部俄罗斯人民美好品质的颂歌。当然，在这一系列人民群众形象中，小说所描写的核心人物是普加乔夫。他实际上是作品形象体系的中心，普希金正是为了写他，才写这部作品的。

在这部作品中，普加乔夫是一个英俊、聪明、和善、亲切、有理想、有勇气、有抱负的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他是一个有自己的快乐和哀愁，内心深处埋藏着许许多多幻想、希冀、忧思和痛苦的活生生的人。关于普加乔夫这一形象在艺术上的成就，作为译者，我只需要在这里向读者略作提醒，具体的描绘你们在阅读作品时即可自己体验到。在作品中，作者有时也用几个强盗、残忍、狡猾之类的字眼来描写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作者某些根深蒂固的主观立场和观念（作品在客观上大大突破了作家的这种主观），但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作者几次在章节的题辞中使用了俄罗斯作家歌颂俄国古代贤明君主伊凡雷帝的诗句来歌颂普加乔夫，这里有着毋需阐释的重要暗示。早在一八二七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和他的宠臣宾肯多尔夫便曾郑重地告诉过普希金，把拉辛和普加乔夫这样的人写进文学作品中是不合适的，但是普希金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忠于人民的作家，仍坚持要写。为了写好普加乔夫，他曾亲自去小说中所写到的别尔达村住过六个月，访问过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亲眼见过普加乔夫的老农。而

且,在写这部作品之前,还以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先写了一部《普加乔夫叛乱史》,然后才创作这部《上尉的女儿》。普加乔夫这一形象因此具有无可否认的真实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普希金在其一生创作中集中注目于俄国历史上的两个人物:彼得大帝和普加乔夫。这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也证明了普希金是一个多么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也说明普希金认为普加乔夫这个人物在俄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

我们说,人民和他们的杰出代表普加乔夫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主体,但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写好格利尼奥夫和玛丽娅这对主人公。他们恋爱得十分甜美、深情而忠贞。故事告诉我们,格利尼奥夫宁可身受重罚,也不在军事法庭上提到玛丽娅的名字,因为他不能让自己心爱的人涉入这场可怕的审判;而玛丽娅则历尽千辛万苦,始终为她的情人保全着自己;她随时准备一死,为他殉情。到最后,她又毅然冒死去彼得堡找到女皇,为他洗刷了冤情,求得赦免。作家写道:这个乡下姑娘在皇村见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取得她的赦书之后,“当天便回乡下去了,并没有出于好奇去彼得堡看看”,她心中只有一个他。

作者在着重描绘人民群众形象时,也没有忽略对统治阶级人物的描写。奥伦堡省的那一群无耻官僚,审判席上的将军和青年军官,都描绘得如见其人。有人说,普希金把叶卡捷琳娜二世写得太好了,她实际上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君主。这一点也许和作品中时有流露的正统思想一样,有普希金贵族血统的原因,但也应看到其中的真实性。叶卡捷琳娜二世确实是一个善于笼络人心的女人。

《上尉的女儿》与中国文学的因缘是很深的。早在光绪二十九



年(一九〇三年)已经有了它的中译本。迄今为止,译本有近十种,解放后已有五个译本。早期译本曾经用过《花心蝶梦录》,《俄国情史》,《甲必丹之女》等译名,后来便统一都译为《上尉的女儿》了。中国新文学受到外国文学首先是俄国文学的重大影响,普希金是一位对中国文学有过重要影响的俄国作家。许多中国现当代小说在其情节、布局、结构、语言诸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上尉的女儿》的影响,这是并不夸张的说法。

作为译者,我愿在这里特别向读者推荐这个译本中所收录的几篇别稿(迄今为止的其他译本中都只有“别稿一”,一般附在全文之后,题名为“略去的一章”)。深入到作家创作过程中去研读作品,是很有兴味的事。细心的读者从这几篇目前仅存的残留别稿中可以察觉到许多创作过程中的问题。尤其值得介绍的,是别稿四(第十一章前半部)。在这里主人公格利尼奥夫并非像书中十一章所写,偶然经过才走进了普加乔夫所在的别尔达村。而是拿定主意要去找他寻求公道解救自己的未婚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直接关系到作品中人物间的关系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普希金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变,为什么抛开了原有的构思,最后定稿为偶然相遇,其中定有原因。这无疑是由于审查的考虑。我希望这些别稿能为读者提供一些研究这部古典名作的新的有用的资料。

我喜欢普希金的作品,尤其喜欢《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前者我已在三十年前译出,十年前出版;这部作品一直想译而没有动笔,感谢译林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翻译过程中,看见原书上四十年前我自己初读和再读时写下的字迹,心中不胜感慨。人生原来真是如白驹之过隙啊。但我终于把它译出来了,还了自己的心债。也算是我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了一点微薄的劳动

吧。希望我的译本能在这部不朽作品的汉语翻译接力跑中起一点作用。也希望不久之后又有新人来重新译它,克服我的译本的缺点,把译文提高一步。

**智 量**

一九九三年春于华东师范大学

## 目 次

第 一 章	近卫军中士 .....	1
第 二 章	带路人 .....	11
第 三 章	要塞 .....	21
第 四 章	决斗 .....	28
第 五 章	爱情 .....	38
第 六 章	普加乔夫暴动 .....	46
第 七 章	进攻 .....	56
第 八 章	不速之客 .....	63
第 九 章	别离 .....	72
第 十 章	围攻 .....	78
第 十 一 章	叛乱的村庄 .....	86
第 十 二 章	孤女 .....	97
第 十 三 章	逮捕 .....	104
第 十 四 章	审判 .....	111
别 稿	.....	123
一	.....	125
二	.....	137
三	.....	138
四	.....	139
五	.....	147
六	.....	148

## 第一章

### 近卫军中士



——他呀，明天就应该是上尉，若是在近卫军。

——不必啦；让他去部队当个兵。

——说得好！叫他伤心伤心……

……………

而谁是他的父亲？

克尼雅日宁<sup>①</sup>

我父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时在米尼希<sup>②</sup>伯爵手下当差，一七……年以中校退伍<sup>③</sup>。他从此便住在他辛比尔斯克的村子里，在那儿娶了年轻姑娘阿芙朵吉·瓦西里叶芙娜·尤……为妻，她是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我们一共是九个孩子，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都夭折了。

<sup>①</sup> 克尼雅日宁（一七四二——一七九一）十八世纪俄国剧作家，这几行引自他的剧本《说大话的人》（一七八四）。

<sup>②</sup> 米尼希（一六八三——一七六七）十八世纪俄国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但在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他已经退休。

<sup>③</sup> 手稿中原为：“一七六二年退伍。”这一年正当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普希金有意暗示，这位中校退伍的原因是宫廷政变。但一七六二这个年份与小说叙述年代不符。手稿中说，小说的主人公于一七五五年出生。因此，这位中校退伍的时间大约在一七四二年，那是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即位的年代，当时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宫廷政变。

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已经以中士名义登录在谢苗诺夫军团里了<sup>①</sup>。这是靠了近卫军少校柏公爵的关照，他是我家的近亲。假如说，事与愿违，母亲生下个女儿，那父亲就会去申明一下，说这个不曾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亡，事情就算了结了。在求学期限期满前，我算是请假。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跟现在不同。五岁起，我就被交给马夫萨维里奇，由他当我的管教人<sup>②</sup>。因为他从不贪杯。在他的管教下，十二岁上，我便学会认俄文，还能非常正确地判断猎狗的脾性。这时候，父亲给我雇了个法国人，麦歇<sup>③</sup>波普列，他是跟够一年吃用的葡萄酒和普罗旺斯橄榄油一块从莫斯科写信要来的。他的到来让萨维里奇很不高兴。“谢天谢地，”他自言自语嘟囔着，“看来是，孩子身子也洗净了，头发也梳光了，肚子也喂饱了。干嘛多花钱，请来个麦歇，好像自家没有人似的！”

波普列在他本国是个理发匠，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来到了俄国，*pour être outchitel*<sup>④</sup>，而他对这个词的含义还不大了解。他是个老好人，但是很浮躁，极端地放荡。他最主要的弱点是太喜欢女人；往往由于自己的多情，被人家连推带搡地赶出来；为这些，他要一连几天地长吁短叹。他而且不是一个（用他的话来说）酒瓶子的敌人，就是说（用俄语说）喜欢多喝上几杯。而我家只有午餐时才上葡萄酒，并且只斟一杯，再说还经常在斟酒时把教师漏掉，于

---

① 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在军队服役，并从最下级士兵做起。父母为使孩子不受士兵生活的劳苦，一出生便在某军团中把他注入名册，到成年入伍时，“当兵”时间已长，可立即“升为”军官。

谢苗诺夫军团是当时一个享有特权的近卫军军团，贵族子弟都千方百计设法在其中服役。

② 俄国贵族家中负责伺候、照管和教养幼儿的农奴。

③ 麦歇，法语“先生”的音译。

④ 法语，意为想当个教师。

是我的波普列很快便习惯于喝俄国烧酒，甚至比他自己国家的葡萄酒更喜欢，认为它用来养胃是再好不过了。我俩马上就相处得很好。虽然按照合同，他该教我法语、德语和各门功课。而他倒更愿意赶快跟我学会扯上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便各干各的。我们过得和睦而友好。我也不想再有个另外的老师。然而不久命运使我们分手了，事情是这样：

洗衣妇帕拉什卡，一个胖胖的满脸雀斑的姑娘，她跟一只眼的放牛女佣人阿库里卡有天商量好，两人同时去跪在我母亲脚下，承认自己太软弱，犯了过错，她们哭着抱怨麦歇，说他利用她们没经验，勾引了她们。我母亲是不爱把这种事情当儿戏的，她告诉了父亲。他的处治来得快。他马上叫人把这个骗子法国人喊来。人们向他报告说，麦歇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屋里。这时，波普列正躺在床上，做他那无邪的梦。我在干我的事。要交待一下：给我从莫斯科订购来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毫无用处，我早就看中这张又宽又好的纸了，我决定用它做一只风筝。我便趁波普列睡觉，干起活来。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树皮做的尾巴装好在好望角上。看见我的这些地理作业，父亲揪住我的耳朵，再奔向波普列，非常不客气地叫醒他，并且破口大骂。波普列慌乱中想爬起来，但做不到：可怜的法国人醉得跟死人一样。新帐老帐，一并开销。父亲大人抓住领口把他从床上拖起，推出门外，当天赶走，让萨维里奇乐得难以言状。我的教育便从此结束。

我过着纨绔子弟<sup>①</sup>的日子，跟仆人家的男孩子们一块儿追鸽

---

<sup>①</sup> 俄国剧作家冯维辛(一七四四—一七九二)的剧本《纨绔子弟》(一七八二)发表并上演后，这个词便有了特殊的含义，专指如剧中主人公米特罗方那样愚昧无知的贵族家庭的未成年子弟。

子，玩跳背游戏。这期间，我过了十六岁。我的命运这时发生了变化。

秋天有一回，母亲在客厅里煮蜜制果酱，我舔着嘴唇，望着锅上沸腾的泡沫。父亲在窗下读着宫廷年鉴，他每年都收到一本。这本书对他一向影响巨大：他反复读这本书时没有哪一回不是趣味盎然的，而读这本书也一向令他肝火异常地旺盛。母亲摸透了他的脾气和习惯，总是千方百计把这本倒霉的书尽可能塞得远些，于是，宫廷年鉴有时候他几个月都看不见。而因此，当他偶尔找见，就一连几小时不肯放手。就这样，父亲他现在正读着宫廷年鉴。他时而耸一耸肩头，低声说几句：“中将！……他在我连队里还是个中士呢！……双份俄罗斯最高勋章获得者！<sup>①</sup>……可是还没多久呀我们……”最后父亲把年鉴往沙发上一掷，沉思起来，这可没有一点好兆头。

忽然他转脸对母亲说：“阿芙朵吉·瓦西里叶芙娜，彼得鲁沙<sup>②</sup>多大啦？”

“眼看十七啦，”母亲回答说，“生彼得鲁沙，正好是娜斯塔霞·盖纳西莫夫娜姨妈瞎了一只眼睛的那年，那时候还……”

“好啦，”父亲打断她，“该让他去服役啦。他不好再在女佣人屋里乱钻呀，爬鸽子棚呀的啦。”

想到很快就要跟我分别，让母亲好不惊惶，她把小勺儿滑落在锅里，泪水沿脸颊流下。相反的是，真难以描绘我的喜悦。想到服军役，我便立刻会想到自由，想到彼得堡生活的各种乐趣。我已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近卫军军官了，依我看，这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幸

---

<sup>①</sup> 最高安德烈勋章和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勋章是沙俄两种高级勋章，同时获得这两种，为最高荣誉。

<sup>②</sup> “彼得”的一种爱称。

福。

父亲一向不爱改变主意，也不会搁延。我出发的日子定下了。头天夜晚，父亲说，他要写封信给我未来的长官，让我带上。他叫人拿笔和纸来。

“别忘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也代我向柏公爵问候；我，你就说，希望，他对彼得鲁沙多多关照。”

“你胡说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说，“我干嘛要给柏公爵写信？”

“可你说的呀，你想要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写信呀。”

“就算吧，那又怎么啦？”

“彼得鲁沙的长官不是柏公爵吗。彼得鲁沙不是上过谢苗诺夫军团的花名册子吗。”

“上过花名册子！他上花名册子关我啥事情？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在彼得堡当差，他能学到什么？学乱花钱，过放荡日子？不，叫他去部队里当差，好好价吃点子苦，闻点子火药味儿。叫他去当个兵，不是当个浪荡公子。上过近卫军的花名册子！他的身混证<sup>①</sup>在哪儿？给我拿来。”

母亲去找我的身份证，它放在小匣子里，跟我受洗时穿的衬衫放在一起，她的手颤抖着把它递给父亲。父亲仔细地看过，放在自己面前桌子上，开始写信。

好奇心让我难受，到底把我送哪儿去，既然说不去彼得堡？我眼睛不离父亲的笔尖，它移动得真慢。他终于写完了，把信和身份证装在一个封套里，摘下眼镜，递给我，这才说：“给你这封信，写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罗的，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你去奥伦堡，在他手下当差。”

---

① 这位父亲发音有缺点。



这下子，我一切的光辉希望都破灭了！等待着我的，不是快活的彼得堡生活，而是那偏僻遥远地方的枯燥日子。一分钟前我想得心花怒放的差事，现在对我像是一种沉重的不幸。但是无可争辩。第二天清晨，一辆旅行带篷马车赶到台阶前；往车里放进了一只衣箱；一只上路用的食品盒子，装着茶具；几袋小白面包和烙饼，这些家庭溺爱的最后表示。我的双亲祝福了我。父亲对我说：“再见，彼得。效忠谁，就老实为他干；要听长官的话；别想着讨好人家；别硬揽差事干；也别推托，记住这句谚语：‘爱惜衣衫当从新穿时，爱惜名声要当年少时’。”母亲含着泪反复嘱咐我当心身体，嘱咐萨维里奇把孩子照顾好。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兔皮袄，外面再套件狐皮大衣。我跟萨维里奇坐进篷车里便上路了，我满脸是泪。

当天晚上到达辛比尔斯克，在那儿要停一天，买些必需的东西，这是早就托咐给萨维里奇的。我留在旅店里。萨维里奇一大早便一家家铺子去跑。望着窗外肮脏的小胡同，实在闷得难受，我便去各个房间里游荡。走进台球房，我看见一位高个子的老爷，三十五岁上下，长长的黑胡子，身穿长袍，手执球杆，烟斗叼在牙齿间。他在跟记分服务员打球，这服务员每赢一次，便喝一小杯伏特加，而每输一次，则必须趴着在台球案子下面爬一回。我便去看他们玩球。他们玩得愈久，四条腿的爬行便愈多，到后来，记分服务员便留在台球案下不出来了。这位老爷在他头顶上方说了几句重话，好像是在做临葬悼词。这时他建议我来跟他打。我谢绝了，说不会。这让他，显然是，感到奇怪。他似乎遗憾地瞧了我一眼；但我们便由此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位上尉，来辛比尔斯克接收新兵的，就住在这家旅店里。祖林邀我跟他一道吃顿午饭，有啥吃啥，当兵的都这样。我欣然同意。我们吃起来。祖林酒喝得